

試析《駱駝祥子》中的性疑惑

◎ 王潤華

一 桌上為甚麼放了三個酒杯？

我們讀老舍的《駱駝祥子》，對性生活有關的許多文字，感到非常迷惑，總是不瞭解性描寫的情節及其意義。這些性生活描寫，對即使是研究老舍的權威學者，也是解不開的謎。像中國老舍研究會副會長王行之教授，他與老舍家人來往密切，目前在周末還經常與老舍夫人打牌。他在1992年首屆國際老舍學術討論會上，就提出要解開這些性之謎的努力。譬如虎妞引誘祥子那天晚上，桌上為甚麼放了三個酒杯？她究竟在等誰？虎妞的父親知道她與祥子發生關係，並且要結婚，他為甚麼會很不尋常的震怒，而且又非常怕虎妞威脅他——便立刻把車行賣掉，拿了現款逃走，從此完全失蹤？這些問題，老舍夫人及老舍的兒女舒乙與舒濟（都是老舍研究專家），都幫不上忙^①。

至於描寫性生活的含義與目的就

更令人難於理解了，但又令人容易誤解。許傑早在1948年就認為老舍「有意無意的性生活的強調的描寫……這或者就是討高鼻子們的注意與好感的原因吧！」他同時不滿意老舍把祥子墮落的責任推給性：「我們忍心把社會問題、生活問題移屍滅跡的嫁罪到性生活上面嗎？我們不曉得老舍這樣強調着性生活的描寫，究竟是甚麼意思？」^②

《駱駝祥子》對性生活的描寫令人難於理解，對即使是研究老舍的權威學者，也是解不開的謎。

二 從平凡或新奇故事中追求更深的意義

如果要解開《駱駝祥子》中性隱私的一些迷惑，老舍談論小說理論與寫作經驗的文章，可提供一些線索。在〈景物的描寫〉、〈事實的運用〉、〈怎樣寫小說〉與〈一個近代最偉大的境界與人格的創造者〉（均見《文集》第15卷）等文章中，他一再讚賞康拉德（Joseph Conrad, 1857-1924）小說中



老舍在《駱駝祥子》中，對性的描寫着墨甚多，難免使人猜測他的創作意圖。

的新奇景物與事實。他在〈事實的運用〉中說③：

康拉德的小說中有許多新奇的事實，但是他決不為新奇而表現它們，他是要述說由事實所引起的感情，所以那些事實不止新奇，也使人感到親切有趣。（《文集》，15:252）

他在〈怎樣寫小說〉中警告：

對複雜與驚奇的故事應取保留的態度，假若我們在複雜之中找不出必然的一貫道理，於驚奇中找不出近情合理的解釋，我們最好不要動手，因為一存熱鬧驚奇見勝的心，我們的趣味便低級了。（《文集》，15:452）

老舍所說「複雜與驚奇的故事」，就包涵《駱駝祥子》中的妓女、性病及各種性關係。他本人主張小說家應多

採取平凡的故事，但是如果在驚奇故事中，找到「近情合理的」，或「深長意義的」（《文集》，15:451），也可以寫。單純尋找「新奇」或「驚奇」的小說是要不得的：

更要不得的是那類嫖賭的東西，作者只在嫖賭中有些經驗，並沒有從這些經驗中去追求更深的意義，所以我們的文字只導淫勸賭，而絕對不會使人崇高。（《文集》，15:451）

但是如果深一層去寫妓女，找出其中深義，那還是很好的題材：

在平凡的事中看出意義，是最要緊的。把事實只當作事實看，那麼見了妓女便只見了爭風吃醋，或虛情假義，如蝴蝶鴛鴦派作品中所報告者。由妓女的虛情假義而看到社會的罪惡，便深進了一層；妓女狡猾應由整個社會負責任，這便有了些意義。事實的新奇要在其次，第一須看出個中的深義。（《文集》，15:251-252）

由此可見，老舍譴責小說的低級趣味，他之所以還是寫了「複雜與驚奇」的故事，因為他在它們之間找到深而新的意義。因此當我們讀這些新奇的文字時，應該「養成對事事都探求其隱藏着的真理的習慣」（《文集》，15:452）。同時我們也要注意，老舍在小說學了許多康拉德式的暗示手法，他描寫的景物與事實，常停留在黑影中：

暗示是個好方法，它能調劑寫法，使不至處處都是強烈的描畫，通體只有色而無影。它也能使描寫顯着細膩，比直接述說還更有力……暗示使人希

老舍的小說學了許多康拉德式的暗示手法，他描寫的景物與事實，常停留在黑影中。

冀，又使人與作者共同去猜想，分擔了些故事發展的預測……(〈事實的運用〉，《文集》，15:255)

就是因為這樣，祥子被虎妞灌醉後，與她發生關係那晚，老舍耐人尋味的只描寫桌上有三個酒杯，而沒有說明原因。

三 祥子是皮兒還發青的白梨

一個初秋的夜晚，祥子受不了拉包月的楊宅的折磨，才工作四天，突然決定辭職不幹，帶着滿肚子的悶氣與失望，他又回到人和車廠。虎妞因為爸爸劉四爺不在家，她把自己打扮起來，還預備了酒和雞④：

桌上有幾個不甚熟的白梨，皮兒還發青。一把酒壺，三個白磁盅。一個頭號盤子，擺着半只醬雞，和些薰肝醬肚之類的吃食。(《文集》，3:51)

剛好十一點多的時候，祥子垂頭喪氣的拉着鋪蓋進來。虎妞說：「我剛才用骨牌打了一卦，準知道你回來，靈不靈？」(51)她說要請祥子吃犒勞。祥子在這之前，從來沒喝過酒，更沒跟女人發生過關係，但在誘逼之下，他初次喝醉了，而且勇敢的捉到一些「新的經驗與快樂」(51)。從此「她把他由鄉間帶來的那點清涼勁兒毀盡了」(54)。

第二天祥子的心情是：越想躲避她，同時也越想向她親近。最終他決定回去交車還銀，從此再也不與人和車廠來往。可是他一踏進車廠，又與虎妞過了一夜，逃不了她的魔力：

虎姑娘過來，把錢抓在手中，往他的衣袋裏塞：「這兩天連本帶人都白送了！你這小子有點運氣！別忘恩負義就得了！」說完，她一轉身把門倒鎖上。(58)

讀了第六章，我們都會像祥子那樣產生許多疑惑。虎妞怎麼早已不是處女？如果她平常有不規矩的地方，不管跟車夫或其他人有染，沒品德的車夫，一定會說出來，祥子也這麼想，他說車夫背地裏從來沒有講過她的壞話。為甚麼在車夫日夜進進出出的車廠，沒有人知道虎妞已是個「爛貨」？關於這點我在下面探討劉四虎妞父女隱私再說。

祥子又懷疑虎妞是不是一心一意等他，甚至懷疑她「隨便哪個都可以」(54)。她說用骨牌打了一卦，知道他回來。雖然這是虎妞聰明的藉口，不過從許多虎妞的言行看，這一晚她真的是痴情的、機智的等待祥子回來，讓他像「碰在蛛網上的一個小蟲，想掙扎已來不及了」(65)。虎妞知道自己既醜又老，而且已失身，長期觀察，她最心愛的只有祥子一人，而對這個純樸的鄉下人，她只好用計謀，設陷阱來捉住他。虎妞雖然想智取父親的車廠失敗了，但跟祥子先斬後奏的結合是成功了。假裝懷孕、要祥子回去替劉四祝壽，即使跟父親鬧翻，也是一種手段，假若老頭子真要討個小老婆，她有信心聯絡繼母，爭取財產。她失敗，是萬萬想不到老頭子這麼堅決，這麼毒辣，把財產變成現錢，偷偷連人也藏起來。從虎妞心計之深，可了解她會布下天羅地網來捕捉祥子。

當晚為甚麼虎妞放了三個酒杯？這是她防範萬一父親提早回來或第三

虎妞怎麼早已不是處女？為甚麼在車夫日夜進進出出的車廠，沒有人知道她已是個「爛貨」？祥子滿腹的疑惑。



祥子憨厚無知的個性，終使他成為虎妞的感情獵物。

者出現，那時她就可以輕易替自己解圍，消除猜疑。她會說：剛才占了一卦，知道劉四、祥子會回來團聚，因此預備了酒杯。如果有人懷疑虎妞，即使兩個人一起來，她也不拒絕，那未免太冤枉了她！

老舍的《駱駝祥子》表面文字寫實無華，其實暗喻象徵之手法，處處皆是。譬如那晚當祥子失落在黑暗的街頭，虎妞是一盞極明而怪孤單的燈：

大概有十一點多了，祥子看見了人和廠那盞極明而怪孤單的燈。櫃房和東間沒有燈，西間可是還亮着。他知道虎姑娘還沒睡……(50)

在暗夜中，他看見虎姑娘臉白了些，有了胭脂，也帶着媚氣。而她一心一意等待的祥子，是還青澀的梨子：「桌上有幾個還不甚熟的白梨，皮兒還發青。」因此虎妞預備了酒，讓祥子在一夜之間成熟。小說一開始，祥子大約二十歲，虎妞已三十七八歲，二人年齡相差約十七歲。

當祥子一連喝了三盅酒，迷迷忽忽中，大膽的把虎妞捉住，老舍接下來，用了一大段描寫滅了燈後，黑暗的夜空不斷的被巨星刺入。

屋內滅了燈。天上很黑。不時有一兩顆星刺入了銀河，或進黑暗中，帶着發紅或發白的光尾，輕飄的或硬挺的，直墜橫掃着，有時也點動着，顫抖着，給天上一些光熱的動盪，給黑暗一些閃爍的爆裂。有時一兩顆星，有時好幾顆星，同時飛落，使靜寂的秋空微顫，使萬星一時迷亂起來。有時一顆單獨的巨星橫刺入天角，光尾極長，放射着星花；紅，漸黃；在最後的挺進忽然狂悅似的把天角照白了一條，好像刺開萬重的黑暗，透進並逗留一些乳白的光。餘光散盡，黑暗似晃動了幾下，又包含起來，靜靜懶懶的群星又復了原位，在秋風上微笑。地上飛着些尋求情侶的秋螢，也作着星樣的遊戲。(53)

這是老舍暗喻虎妞與祥子的性高

當晚為甚麼虎妞放了三個酒杯？這是她防範萬一父親提早回來或第三者出現，那時她就可以輕易替自己解圍，消除猜疑。

潮，沃拉 (Ranbir Vohra) 早已看到這點⑤。

四 劉四與虎妞不可告人的醜事

祥子在失去處男的那晚後，他始終不明白為甚麼虎妞「早已不是處女」。嫌疑最大的不是拉車的，也不是東邊櫃房二掌櫃喬二，而應該是劉四。作者在介紹他的流氓出身時，完全沒提到他的太太一個字，也使人疑惑，不過虎妞顯然像是他的親生女兒：

劉四爺是虎相，快七十了……他自居老虎，可惜沒有兒子，只有三十七八歲的虎女……她也長得虎頭虎腦……(35)

雖然虎妞相貌「嚇住男人」，劉四卻不願她出嫁。祥子人品一流，虎妞極度愛他，劉四也喜歡他，但一想到女兒要嫁他，就討厭他了。老舍向讀者透露，劉四有「私心」，而且「怕」她：

……說真的，虎妞是這麼有用，他實在不願她出嫁；這點私心他覺得有點怪對不住她的，因此他多少有點怕她。老頭子一輩子天不怕地不怕，到了老年反倒怕起自己的女兒來，他自己在不大好意思之中想出點道理來：只要他怕個人，就是他並非完全是無法無天的人的證明。有了這個事實，或者他不至於到快死的時候遭了惡報。好，他自己承認了應當怕女兒，也就不肯趕出祥子去。這自然不是說，他可以隨便由着女兒胡鬧，以至於嫁給祥子。不是。他看出來女兒未

必沒那個意思，可是祥子並沒敢往上巴結。(44)

一個一生無法無天的人，怕女兒主要是怕老死之前遭了惡報，這就嚴重了。這已說明老頭子有些極可怕的把柄被虎妞捉住：他大概把女兒姦污了，留作自己用。既然對不起她，為甚麼有祥子可嫁，又極力反對？主要還是「虎妞是這麼有用，他實在不願她出嫁」。

小說中，作者留下一大堆這方面的暗示。首先說明「人和的老板劉四爺是已快七十歲的人了：人老，心可不老實」。這不止是貪圖錢財，剝削工人，也指性行為。

在第九回，虎妞一再肯定的說老頭子一知道她要跟祥子結婚，就會要個小媳婦，這不是說明目前老頭子把她當作小媳婦嗎？而且虎妞對他的性交能力一清二楚：

咱倆一露風聲，他會娶個小媳婦，把我楞攆出來。老頭子棒之呢。別看快七十歲了，真要娶個小媳婦，多了不敢說，我敢保還能弄出兩三個小孩來，你愛信不信！(80)

因此虎妞被罵「好不要臉」時，她嚴重警告他：

話都說出來，虎妞反倒痛快了：「我不要臉？別教我往外說你的事兒，你甚麼屎沒拉過？我這才是頭一回，還都是你的錯兒；男大當娶，女大當聘，你六十九了，白活！這不是當着大眾，」她向四下裏一指，「咱們弄清楚了頂好，心明眼亮！就着這個喜棚，你再辦一通兒事得了！」

「我？」劉四爺的臉由紅而白，把當年

祥子人品一流，虎妞極度愛他，劉四也喜歡他，但一想到女兒要嫁他，就討厭他了。老舍向讀者透露，這全因為劉四有「私心」。

的光棍兒全拿了出來：「我放把火把棚燒了，也不能給你用！」(131)

虎妞用「別教我往外說你的事兒」，分明是極無恥的與女兒通姦的事兒！另外她接下去又說，就因為老頭子有她滿足性慾，錢財才沒有被野娘們騙走：

「你的錢？我幫你這些年了；沒我，你想想，你的錢要不都填給野娘們才怪，咱們憑良心吧！」她的眼又找到祥子，「你說吧！」(131)

另一方面，老頭子一知道虎妞要嫁人，就最生氣，「心中恨祥子並不像女兒那麼厲害」(130)，可見父女之間一定有不可告人之醜事。他堅決「有他沒我，有我沒他」(139)，決不是因為「不肯往下走親戚」這麼簡單，更不是怕「便宜了個臭拉車的」。如果父女關係正常，祥子應是最理想的對象了，有了他，死後可保住女兒的生活。

由於劉四怕姦淫女兒的事被暴露，他才那麼出乎意外的堅決，那樣毒辣，馬上把車廠變成現錢，偷偷的藏起來！虎妞原以為，即使他另娶小老婆，自己多少一定能爭到點財產。因為她手上捉住可以用來勒索劉四姦淫女兒的罪大惡極的醜事。但是就因為虎妞對他威脅太大，為了逃避「遭了惡報」，只好以失蹤來對付女兒。

劉四父女之間不可告人的關係，說明他是一個能令人「聽他擺弄」的魔鬼，「能把人弄得迷迷忽忽的，彷彿一腳登在天堂，一腳登在地獄」(32)。依我看，後來大概祥子也知道劉四父女的醜事，要不然他在第二十一章重遇劉四時，不會觸發那樣可怕的憤

怒，不會因為劉四找不回虎妞，甚至不知她葬在何處而覺得戰勝了劉四，且說「誰說這不是報應呢？」

五 揭開虎妞及其他人物的性變態之謎

每個讀者都會覺察到，虎妞的性變態情況非常明顯。結婚前她曾二次誘騙祥子跟她上床。這對東方女性來說，已叫人感到不尋常，雖然不算變態，過後祥子發現她原來不是處女，又叫人驚奇難解。根據許多暗示點，我相信虎妞被父親姦污，後來更一直成為那流氓的發洩性慾的工具。所以父女衝突後，虎妞說：「你的錢？我幫你這些年了；沒我，你想想，你的錢要不都填給野娘們才怪，咱們憑良心吧。」(131)這裏所說「幫你」不止是車廠的工作，亦包括滿足老頭子的獸慾。正因為這樣，沒有人知道虎妞有不正經的行為，老頭子即使遇到祥子那樣「在新的環境裏還能保持着舊的習慣」的人，也堅決壓制女兒與他好。劉四姦污虎妞與反對她出嫁，是造成她日後性變態的主要原因。

老舍1930至1934年間在齊魯大學講文學概論時(也就是1936年寫《駱駝祥子》前)，就對變態心理很自覺，他在《文學的傾向》(下)中說：

近代變態心理與性慾心理的研究，似乎已有拿心理解決人心之謎的野心。性慾的壓迫幾乎成為人生苦痛之源，下意識所藏的傷痕正是叫人們行止失常的動力。(15:115)

虎妞婚後「行止失常」正是婚前下意識的傷痕所造成。

每個讀者都會覺察到，虎妞的性變態情況非常明顯。而劉四姦污虎妞與反對她出嫁是主要原因。



虎妞的性變態，實為潛意識的傷痕所造成。

虎妞性心理反常變態，首先表現在對祥子過份的性要求上。但是她的愛真誠且熾烈，由於年齡的懸殊，虎妞死時約四十二歲，祥子二十五歲，她一直用「我疼你」、「護着你」之類的口吻來保護他。可是她正當「三十如狼，四十如虎」的年齡，而且「要在祥子身上找到失去了的青春」，造成祥子的恐懼感：「沒有回家的勇氣。家裏的不是個老婆，而是個吸人血的妖精！」(146)

其次，虎妞的病態心理亦表現在與小福子相處的片段中。她拿出資本教小福子打扮起來，把房間出租給小福子賣淫，其目的除了幫忙小福子賺錢養家，另有可怕的偷窺邪念：「可以多看些，多明白些，自己缺乏的想作也作不到的事。」(161)她也要求小福子告訴她軍官跟她看春宮圖、性虐待的事。「在她(小福子)這是蹂躪，在虎妞，這是享受」(160)。所以宋永毅說虎妞的心理變態病症有施虐狂和受虐狂的混合。偷窺小福子賣淫，聽她訴說如何受軍官的蹂躪，她對丈夫過份的性要求，這是施虐狂的傾向。另一方面又要丈夫用嫖客與軍官的手

段對她加以蹂躪，這已是病態的自虐狂了⑥。

大概自小就與流氓父親相依為命長大，而劉四只知吃喝嫖賭和賺錢，是完全沒有文化的低級動物，這樣可怕的生活習慣和人生態度，已溶化在她的血液之中，下意識裏支配着她的言行思想。因此與軍官同居時的小福子，竟令她十分羨慕。因為軍官帶她去吃過回飯館，看戲、看春宮，又與她幹許多「說不出口事」。庸俗化的人生觀如一張網，虎妞是碰在蛛網的一個小蟲：

聽完這個，再看看自己的模樣，年歲，與丈夫，她覺得這一輩子太委屈。她沒有青春，而將來也沒有甚麼希望，現在呢，祥子又是那麼死磚頭似的一塊東西！……在她眼中(小福子)是個享過福，見過陣式，就是馬上死了也不冤。在她看，小福子就是代表女人所應有的享受。(160)

其實《駱駝祥子》中的主要人物，都有性變態的病症。劉四把女兒佔為己有，表面上是因為她長相不好嫁不

虎妞拿出資本教小福子打扮起來，把房間出租給小福子賣淫，其目的除了幫忙小福子賺錢養家，另有可怕的偷窺邪念。

出去，實際上是他千方百計阻止她出嫁。一般人只知道她替父親的車行「打內」，但暗地裏她還與他上床。他比任何人更變態。如果深一層分析，祥子本身也有性變態的行為。他太過迷信性交會損害健康，主要是他愛的是金錢，不是女人，因此他把精力都用來強姦能替他賺錢的洋車，因為「拉車是件更容易掙錢的事」(6)。他喜歡漂亮的車，就如別的男人喜歡漂亮的女人。劉四雖然喜歡祥子的鄉下人的勤勞誠實的個性，但他討厭他拼命強姦他的洋車：

劉四爺也有點看不上祥子：祥子的拚命，早出晚歸，當然是不利於他的車的。雖然說租整天的車是沒有時間的限制，愛甚麼時候出車收車都可以，若是人人都像祥子這樣死啃，一輛車至少也得早壞半年，多麼結實的東西也架不住釘着坑兒使！再說呢，祥子只顧死奔，就不大勻得出工夫來幫忙給擦車甚麼的，又是一項損失。老頭心中有點不痛快。他可是沒說甚麼，拉整天不限定時間，是一般的規矩；幫忙收拾車輛是交情，並不是義務；憑他的人物字號，他不能自討無趣的對祥子有甚麼表示。他只能從眼角邊顯出點不滿的神氣，而把嘴閉得緊緊的。有時候他頗想把祥子撵出去；看看女兒，他不敢這麼辦。(43-44)

所以祥子在街上虐待洋車，跟虎妞在床上虐待祥子，其病態都是一樣的。祥子要用車去賺錢，虎妞要從祥子身上找回失去的青春，其病源也是一樣的。

還有性虐待小福子的那個軍官，以「有現成的，不賣等甚麼」(161)為理由而要親生女兒去賣淫的二強子，

那位老瘦猴夏先生與同居的姨太太(暗娼)，都是屬於性變態的人。夏先生每兩三天就要上藥房買藥，要不然就「不大出氣」，「腰彎得更深」(190)。他的原配夫人與十二個兒女住在保定，有時四五個月也得不到一個小錢，夏先生除了買藥，一分也不用，卻大方的讓姨太太亂花錢。後來這姨太太還因為不滿足而勾引更年輕的祥子。祥子在她身上看見美艷的虎妞的形象，便與她上床，結果得了性病。

《駱駝祥子》中的人物，絕大多數都有明顯的性變態，因為他們都是心靈受了創傷的人，而他們的損傷，是不能單純從社會經濟壓迫去尋找答案的。換個角度，新的心理學上所講的「性慾的壓迫幾乎成為人生苦痛之源」，可以是解讀這些人物的另一種新路徑。

六 嫖妓與性病的象徵意涵

祥子剛加入拉洋車的行業時，他是唯一「在新的環境裏還能保持着舊的習慣」(37)的人。他經常提醒自己：「他曉得一個賣力氣的漢子應當怎樣保護身體，身體是一切。」(143)

與祥子剛好相反，其他拉洋車的人，就如拉了一輩子車，現年已六十歲的小馬兒祖父說：「拉車的壯實小夥子要是有個一兩天不到街口上來，你去找吧，不是拉上包月，准白房子爬着……」(212)。所以拉洋車的，人人都嫖賭吃喝，他們的哲學就如高個子說的：「有甚麼法兒呢，不如打一輩子光棍，犯了勁上白房子，長上楊梅大瘡，認命！」(145)拉車的不但嫖，都曾染上性病。嫖妓與性病是自甘沉淪、自甘墮落的象徵，它是倫理

《駱駝祥子》中的人物，絕大多數都有明顯的性變態，因為他們都是心靈受了創傷的人，而他們的損傷，是不能單純從社會經濟壓迫去尋找答案的。

道德、全面精神的崩潰的開始。劉四、夏先生都是墮落的人，只是他們嫖妓的方式不同。劉四曾搶婦女、找野女人、姦淫女兒，而夏先生把暗娼變成姨太太養起來。夏先生、夏太太也得了性病。

祥子嫖妓與染上性病的過程是緩慢的，因為他是北平底層社會最後一個墮落的人！首先他被虎妞誘騙上床，他恨她「把鄉間帶來的那點清涼勁兒毀盡了，他現在成了個偷娘兒們的人！」(54)結婚後，虎妞的過份性要求使他感到身心的污穢「永遠也洗不掉」(136)。他去外面澡堂洗澡，也無法除掉它。祥子跟夏太太發生關係，是出於「幹嗎見便宜不檢着呢」(192)的心理，結果第一次染上性病，於是老舍便讓祥子徹底墮落了。祥子

再去一趟白房子後，老舍便宣布他的死亡：

他不再有希望，就那麼迷迷忽忽的往下墜，墜入那無底的深坑。他吃，他喝，他嫖，他賭，他懶，他狡猾，因為他沒了心，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。他只剩下那個高大的肉架子，等着潰爛，預備着到亂死崗子去。(215)

《駱駝祥子》中的人物，即使不嫖，沒染上性病，也就是說，沒有心靈的疾病，至少也有身體的病。一場烈夏的暴風雨，大雜院的窮人，很多都病了。小馬兒病死，二掌櫃喬二大概也是。這些不是說明在一個病態的社會中，人人都有病嗎？在酷烈的夏天，北平街上的柳樹都病了。在一個

在老舍筆下，祥子肉體的墮落導致了他在精神上的死亡。



病態社會，有時有病的人比較快樂，譬如有酗酒病的二強子，要是他清醒的看見女兒在家裏賣淫為生，他會「去跳河或上吊」。

七 心物的神秘聯合

老舍在《文學概論講義》中對象徵主義下過定義。他說它是追求不可知的神秘性，以作者個人的記號來象徵某事：

要明白象徵主義，必須看明新浪漫主義是甚麼。新浪漫主義有一方面是帶有神秘性的，是求知那不可知的；這個神秘性的發展便成為象徵主義，因神秘性與象徵主義是分不開的。這個由求知那個不可知的東西而走入神秘，不僅是文藝的一個修辭法，而且是一種心智的傾向。這個傾向是以某人某記號象徵某事，不是像《天路歷程》那種寓言，因為這些都是指定一些標號，使人看出它們背後的含義，這不是甚麼難做的事……（〈文學的傾向〉（下），《文集》，15:117）

以我的理解，「以某人某記號象徵某事」，是指使用個人的象徵(private symbol)，而不是傳統象徵(conventional symbol)。《駱駝祥子》中的象徵文字所以難懂，也就因為如此。老舍要表現出來的是「心覺」，充滿神秘，「心會給物思想，物也會給心思想」。接着上段，老舍再說：

現在的象徵主義不是一種幻想，不是一種寓言；它是一種心覺，把這種心覺寫畫出來。這心覺似乎覺到一種偉大的無限的神秘的東西；在這個心覺

中，心與物似乎聯成一氣，而心會給物思想，物也會給心思想。在這種心境之下，音樂也會有顏色，而顏色也可以有音調。有這種心覺，才能寫出極有情調的作品。這極有情調的作品是與心與物的神秘聯合。（〈文學的傾向〉（下），《文集》，15:117）

《駱駝祥子》中許多景物的描寫，是「心與物的神秘聯合」，是一種「心覺」，所以我在本文第三節中指出在熄燈以後的黑暗夜空中，巨星狂悅地閃爍與爆裂，是虎妞與祥子做愛達到高潮的象徵。另外花最大篇幅來描寫「心與物」神秘聯合的，該是出現在第十八章描寫夏天裏最熱一天的暴風雨中，客人不准他停車避雨，「一聲不出的任着車夫在水裏掙命」(168)。這是全書最精彩的一段文字。它的寫實傳神之處早已被讀者注意到，且給予重視，但與性的關係卻未被人瞭解。

夏日反常大熱天，象徵中國社會對住在大雜院底下層老百姓的壓力，已達到他們無法承受的地步。這種無形的「不公道」(170)，具體的以夏天暴風雨的形式出現，把窮人的檐牆沖塌，把許多人驅逐到妓院與監獄。暴雨過後，大雜院更多人病了，祥子也病了。這個病不單指身體的，也是心靈上的、精神上的。

這一章寫烈夏的暴雨，應該是老舍「帶有神秘性的」、「求知那不可知的」象徵文筆的代表作。這是「極有情調的作品」，因為「心也會給物思想，物也會給心思想」。王行之是最早注意到它的神秘性與不可知的含意。他說烈夏的暴風雨是虎妞飢渴大發作的一筆反補，而且應證了「三十如狼，四十如虎」的世俗觀念^⑦。

現在讓我們細讀一下這第十八章

王行之是最早注意到烈夏的暴風雨是虎妞飢渴大發作的一筆反補，而且應證了「三十如狼，四十如虎」的世俗觀念。

(162-170)。六月十五那天，「天熱得發了狂」。平常祥子是想逃避夜晚，今天他想去拉晚車，「可以拉到天亮」。「但虎妞催他出去」，虎妞催他上陣，去拉車，因為「小福子要拉來個客人」，並罵他「你當在家就好受啦？屋子裏一到晌午連牆都是燙的」。這是一語雙關。小福子拉客，祥子拉車，都用拉。整個上午家裏借給小福子拉客賣淫，虎妞偷窺，因此令人不好受，全身更熱。接下來，老舍描寫街上的病態的柳樹：

街上的柳樹，像病了似的，葉子掛着層灰土在枝上打着捲；枝條一動也懶得動的，無精打采的低垂着。(164)

這顯然是這個時候祥子的寫照。以前剛出道的祥子也曾以樹的形象出現：

到城裏以後，他還能頭朝下，倒着立半天。這樣立着，覺得，他就很像一棵樹，上下沒有一個地方不挺脫的。他確乎有點像棵樹，堅壯，沈默，而又有生氣……(7)

他自己明白，現在是病了樹，後來淋了雨水，又說「他哆嗦得像風雨中的樹葉」。當他看見「即使是最漂亮的小夥子，也居然甘於丟臉，不敢再跑」(163)，他有些膽怯了。他一跑「便喘不過氣來，而且唇發焦」(165)，但是虎妞命他上陣，怎麼敢不聽？接下來最神秘、最感性的一段便出現了：

祥子的衣服早已濕透，全身沒有一點乾鬆地方；隔着草帽，他的頭髮已經全濕。地上的水過了腳面，已經很難邁步；上面的雨直砸着他的頭與背，

橫掃着他的臉，裹着他的褲。他不能抬頭，不能睜眼，不能呼吸，不能邁步。他像要立定在水中，不知道哪是路，不曉得前後左右都有甚麼，只覺得透骨涼的水往身上各處澆。他甚麼也不知道了，只心中茫茫的有點熱氣，耳旁有一片雨聲。他要把車放下，但是不知放在哪裏好。想跑，水裹住他的腿。他就那麼半死半活的，低着頭一步一步的往前曳。坐車的彷彿死在了車上，一聲不出任着車夫在水裏掙命。(168)

客人在享受着，才不理祥子的死活。他要求停下來休息避雨，客人反而要求加快速度：

雨小了些，祥子微微直了直脊背，吐出一口氣：「先生，避避再走吧！」
「快走！你把我扔在這兒算怎么回事？」
坐車的踩着腳喊。(169)

這個客人的講話語氣就像虎妞。結婚後，祥子去拉車，逃避她，虎妞一再阻止他為逃避她而去拉車：

告訴你吧，這麼着下去我受不了，你一出去就是一天……(150)

祥子在夏天暴雨中拉車病倒，是在虎妞天天偷窺小福子與嫖客做愛之後，也在這時候她懷孕了。以拉車來象徵性交，我在前面已說過。祥子為了錢，拼命拉車，就像虎妞為了找回青春，過份要求性愛，拉車也是一種性發洩的象徵。病中，祥子怕丁四拉壞他的車，虎妞罵他：

「養你的病吧！老說車，車迷！」
他沒再說甚麼。對了，自己是車迷！

自從一拉車，便相信是一切，敢情……(172)

老舍在〈事實的運用〉中說：「一點風一點雨也是與人物有關係的，即使此風此雨不足幫助事實的發展，亦至少對人物的心感有關。」所以烈夏的暴雨具有多層不同的含義。

除了烈夏的暴風雨這一章，老舍用象徵手法來表現性場面的，其中最佳者是分散在其他幾章有關祥子掃除門口庭院的污穢的文字，這裏面都有性的含義，不過不容易讀懂。祥子喜歡替人清除污垢垃圾，工作的意義決不停留在勤勞上面。最初進入人和車廠，他就看不慣骯髒的地方，這暗藏着劉四與虎妞二人的性關係的醜惡，是沒法消除的。此外祥子替三戶人家拉過車，每個宅第的骯髒程度，象徵主人的性慾與心靈世界的墮落情況。夏先生瞞着太太與一個染上性病的暗娼同居，他不負責家用，卻把錢都花在買性藥與醫治自己的性病。他的屋子裏裏外外都髒，院子裏的樹也長得歪曲不正。另外楊先生娶了二位太太，三個都是心地險惡的人。為了襯托和對照，老舍特地把革命者曹先生的家寫成「處處乾淨，連下房也是如此」。表面上老舍寫的是門庭院子，實際上是要表現屋主的心靈世界。

祥子替三戶人家拉過車，每個宅第的骯髒程度，象徵主人的性慾與心靈世界的墮落情況。

八 揭發人心的污濁與獸性

老舍在〈文學的傾向〉一文中指出，當變態心理與性慾心理學被學者用來解開人生之謎時，譬如性慾的壓迫成為人生苦痛之源，下意識的傷痕是使人行為失常的動力，一些所謂新浪漫主義作家就驚喜若狂的利用這新

方法去寫作。在這之前，雖然寫實主義作家敢大膽的把「人心所藏的污濁與獸性直接說出來」，但「沒有這新心理學幫忙，說得究竟未能到家」(《文集》，15:115)。老舍自己很讚賞西方作家去表現「這醜的暗的與獸慾」(《文集》，15:107-108)，而《駱駝祥子》就是他的代表作，因此試探文字中的性問題，是解釋這部小說最重要的工作。

註釋

①⑦ 王行之：〈《駱駝祥子》的時間問題〉，見舒乙：〈國際老舍學術討論會漫記〉，《香港文學》第98期(1993年2月)，頁13。

② 許傑：〈論《駱駝祥子》〉，載吳懷斌、曾廣燦：《老舍研究資料》下冊(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，1985)，頁656-73。

③ 本文所引老舍的文章，均出自《老舍文集》，共16卷(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0-1991)，注內簡稱《文集》，15:252即是第15卷，頁252。

④ 為了省略，以下凡《駱駝祥子》引文，只注明頁數。根據《老舍文集》第3卷(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2)。

⑤ Ranbir Vohra: *Lao She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* 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74), p. 102.

⑥ 宋永毅：《老舍與中國文化觀念》(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1988)，頁94-95。

王潤華 1972年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博士學位，曾任南洋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、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與社會科學學院助理院長，現任教於該校中文系。近年代表作有*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: A Comparative Approach*、《司空圖新論》及《魯迅小說新論》。